

直到最后，萧定权都坚持了他自己

罗晋：其实《鹤唳华亭》不是悲剧，而是大圆满剧

演了十几年戏，《鹤唳华亭》可能是罗晋哭戏最多的一部。他演的皇太子萧定权虽位高权重，但却命途多舛，播到现在，他已经陆续失去了老师、大表哥、妻子和孩子。几乎每一集，他都要哭一次。

这部戏拍了八个月，下戏后，罗晋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从萧定权的状态中抽离出来。有网友调侃这是部“致郁”剧，他却认为，这是一部大圆满剧，因为萧定权直到最后都坚持了他自己。

鹤是猛禽，可以搏鹰

《鹤唳华亭》改编自雪满梁园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皇太子萧定权不为皇帝所容，最后为天下孤身犯险，收回兵权交于国家自己背负千秋骂名而死的故事。

“唳清响于丹墀，舞飞容于金阁。鹤，实为猛禽，可以搏鹰。”这是《鹤唳华亭》一开篇，女主角陆文昔的一句话。

在中国古代，鹤是诗词中经常出现的意象之一。因为姿态优美，鹤常被文人雅士所欣赏，在很多人心目中，它代表着高洁、清雅、长寿、脱俗。

在《鹤唳华亭》中，萧定权就是那个像“鹤”一般的人物。导演杨文军说，萧定权看上去性格清雅，像鹤一样纤细、纤弱，实际上却是猛禽，可以搏鹰，他有燃烧的力量。

这种燃烧的力量来自于他的赤子之心，以及对君子之道的坚持。虽然齐王及中书令接连向他发难，但他始终没有成为阴险诡诈之人。

罗晋很敬佩萧定权身上的干净和坚持的精神，在他看来，社会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人。

但最初时，成为萧定权并不容易，首先要克服的就是台词。《鹤唳华



《鹤唳华亭》中萧定权和老师卢世瑜

亭》由原著作者操刀改编，剧中引经据典，台词颇具古韵。

但看着万般好，演起来却很“头大”，要背诵大量半文言台词和古文诗句，还要赋予情感表演。

罗晋说，刚开始他也觉得很难，毕竟生活中很少接触“之乎者也”和各种生僻字。但好在拍摄前，他们有20天左右的时间，每天研读剧本。导演、编剧、演员等各部门的人都在场，每一句台词都按照演戏的方式去读。一天天读下来，罗晋发现，习惯了它的语言逻辑，台词似乎也没那么难。

《鹤唳华亭》是个大圆满剧

“鹤唳华亭”源自一个典故。西晋时，名士陆机被奸人诬陷，临刑前感叹：“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华亭是陆机兄弟云游的一个处所，有清泉茂林。于是后人以“华亭鹤唳”表示对过去生活的留恋，又感慨生平，悔入仕途。这大概是对萧定权的一则谶语，他的太子之路可谓一路坎坷。其中最难化解的，莫过于他和皇上之间的关系。

电视剧一开头，众大臣在书房门口恳求皇上，为太子举行冠礼，皇上

怎么劝都不走。一会儿，太子来了，他担心君臣生疑，请群臣离开，众人随即散去。

为什么一众大臣都听太子的，因为太子足够优秀。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想要为自己的父亲分忧，想要为国家做一些实事。出发点没错，只是不可避免地，很多大臣就会倒向这个未来的君王。而皇帝正值盛年，大权在握，是不会允许权威被挑战的，所以他才会一次次地试探太子。加之中国传统的父子关系非常含蓄，两人关系陷入尴尬。

也有人说，萧定权是不是太过理想化。在罗晋看来，其实“还好”。他能够理解萧定权的选择，因为他也是一个很理想化的人，一个很会坚持的人。“在我的人生信条当中，从来都不会后悔。因为每一个决定都是我当下的决定，我应该去承担和面对。”

爽剧有爽剧的好 这个戏有这个戏的好

很多网友夸赞该剧的服化道、演技和台词，也有网友被太子和老师的情义所感动，哭得稀里哗啦。

但也有人认为，看电视剧是为了消磨时间和娱乐，为什么要给自己添堵？近几年，各种“爽文”“爽剧”的流行似乎也印证着这样的趋势。

在罗晋看来，电视剧有不同的类别，也会有不同的受众群。爽剧有爽剧的好，这个戏有这个戏的好。

他其实很理解大家的心情，生活压力那么大，为什么回到家还让自己不开心。但换一个方向思考，看一些喜剧，可能笑过就笑过了。如果看这样的戏，有些人是能理解的，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人生。 中新网

《梦回》剧回归“九龙夺嫡”主题

比起剧中角色 真实历史人物更圈粉

清史学人之于清史剧，态度始终是复杂的，在上一轮以“经得起推敲的服饰”为噱头的清宫剧热播后，《梦回》剧回归到“九龙夺嫡”的主题上，主角则是曾在一系列穿越剧中成功“圈粉”的康熙朝十三阿哥、雍正皇帝眼中的“宇宙之全人”、和硕怡贤亲王爱新觉罗·胤祥。于是，真就有几句话不吐不快。

自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降，清代十二位帝王共有皇子113人，其中未及十五岁即殇逝者39人，所有皇子中有亲王封号者31人，有郡王封号者10人，其中“世袭罔替”者7人。那么，在这样的数据面前，胤祥是如何做到清史上第一位非军功世袭罔替亲王（世袭罔替即世袭次数无限、且承袭者承袭被承袭者的原有爵位，永不废除，也就是俗称的铁帽子王）的呢？

每述至此，人们往往要追溯他在做皇子时如何与四阿哥胤禛“晨

夕聚处”、“形影相依”，胤禛即位后，他又如何身兼九职、殚精竭虑辅佐新君直至积劳成疾、中寿崩殂。是的，如果我们在正视康熙末年朝政废弛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康乾盛世”，以及胤祥在雍正朝各项新政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便不会再觉得他头上的“铁帽子”有何突兀。然而，与另一位“非军功世袭罔替亲王”恭亲王奕訢的人生经历相比较，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胤祥在短暂的政治生涯中展现出的情商加以赞叹。毕竟，高情商说到底就是好人品。

首先是不居名利。据雍正皇帝回忆，胤祥每每遇到关系吏治民生利弊的大事，“有闻必奏，每语必详”，并且刻意选择以更为私密的方式建言建策，“从不欲表著于人，而人亦无从尽知之”。当然，有时这种劝谏场面可能并不和谐，以至雍正皇帝曾在谕中流露出“怡王色变”和“朕不得已就范”的尴尬。此外，

面对雍正皇帝一次次赏银、增加侍卫仪仗、赐爵位的殊荣恩宠，胤祥始终保持着清醒和克制的态度——不要。临终前，他甚至因为担心皇帝会违背自己的本意将自己安葬在与泰陵相近的“中吉之地”，不惜以吞土相要挟，“其用心之谦谨周密，至于如此”，怎能不令人感叹？

其次是善于济人利物。雍正皇帝是一位性格偏执的皇帝，有时又喜怒无常，一些决策往往令臣工猝不及防。面对那些看上去过于苛刻的政策和命令，胤祥常在实际执行中予以中和、保全。如为缓和雍正皇帝与兄弟间的关系，胤祥在新君面前力保受疏远的皇十二子允禩、皇十七子允礼、皇二十一子允禧等人，使他们得以封爵任职；为了保全在追补户部亏空过程中受牵连的大小官员，胤祥曾奏请为其“经理代偿”，虽未获批准，但他“以库人之差代偿者，已十之八九也。”这份良苦

用心，大约只有雍正皇帝知道吧。

如果说以上种种都是政治智慧，那么处理家事上，胤祥的做法显然更具人性。雍正六年，胤祥第三子弘曈病重，有人提出让已经由皇帝指婚但尚未婚娶的富察氏过门“冲喜”，被胤祥断然拒绝。及至弘曈病故，富察氏“恸哭截发至王府”，恳求为未婚夫尽人妇之礼，胤祥“始终未允”，他不忍心让已故之子耽误一个女孩的终身大事。谁知富察氏亦是烈妇，虽然回到母亲家却再不肯谈婚论嫁，始终“持服守节”。胤祥薨逝后，富察氏再次到怡亲王府，提出以儿媳之礼服孝，家人无法，只得将前前后后的事情一一奏报雍正皇帝，请求圣裁，这段关于胤祥“待人之宽厚，遇下之仁惠”的往事也才得以被昭示天下。

言及至此，不知三百年前的那个高高在上的怡亲王是否能够褪去历史的光环穿越到眼前？ 新京报